

株洲风物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绿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这首《宿新市徐公店》七言绝句，是中国每个小学生必学的一首古诗。写这首诗的人为南宋诗人杨万里。2019年，中国小学语文教材将此诗中的地名新市，注释为湖南攸县北，关于此诗的地名之争，总算在教科书里有了一个统一的注释了。

“部编本”小学语文四年级下册教材中，杨万里《宿新市徐公店》诗题中的“新市”，在注释中明确写为“现今湖南省攸县北”。



新市镇新联村新建的徐公店全景图

新市，从杨万里的诗歌中走出

李青 刘艳春 裴俊



数十年争论不断

杨万里，南宋著名诗人，字廷秀，号诚斋，出生于吉州吉水（今江西省吉水县），27岁时，考取进士，与陆游、尤袤、范成大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宋光宗曾为其亲书“诚斋”二字，故学者称其为“诚斋先生”。

杨万里以诗闻名，其诗清新自然、自成一派，形成对后世影响颇大的诚斋体。《宿新市徐公店》可谓其中的代表作，也最为国人所熟知。

为什么教育部专家论证认定杨万里《宿新市徐公店》诗题中的“新市”便是攸县的新市呢？主要基于如下几条理由。

杨万里的全部存世诗作见于《诚斋集》。此诗集于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由其子杨长孺编定，共分《江湖集》《荆溪集》《西归集》《南海集》《朝天集》《江西道院集》《朝天续集》《江东集》《退休集》等九集。《诚斋集》是杨万里自己生前按本人仕宦生涯及闲居隐退为序，一官一集，依次修编的。《宿新市徐公店》见于《江东集·卷四》，而《江东集》的内容，是杨万里任江陵副转运使写的，内容主要是金陵周边及从金陵回老家江西途中之事。而杨万里的老家吉水与攸县新市仅仅相隔200余公里，一衣带水，尽管攸县新市并不在吉水往来金陵的必经之

新市位于攸水中段，除了曾是攸水百里航道的一个重要码头之外，还是当时的醴陵至攸县驿道之要冲，水陆货运相当方便，生意人多聚集于此，南宋初年于此新建集市，故名新市。

自南宋建集市起，临水的新市集市便是一个极热闹的所在，当地上了年岁的居民还记得，上世纪70年代以前，不长的街道两边全是店铺门面，茶楼酒肆点缀其间，逢圩集之日，车马喧嚣，简直彻夜不绝。后来随着106国道的建成，原来的集市码头便日渐凋敝，当



新市街中段的小拱石桥，通过此桥便到了那时每月6次赶集的大墟场。

因为，过去的几十年，这首诗一直入选在中国各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中，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吟诵着这首诗长大。只是，各版本的教材中，对诗中“新市”的地名注释却各不相同，有说是在湖南攸县，有说是在浙江德清，有的说是在湖北京山，或仅注为“地名”而回避指其所在。

2019年初，教育部发出通知，全国中小学生的历史、语文、道德与法治统一换成部编本，

为什么是攸县

途上，但杨万里却与攸县的渊源不浅。据吉水泮塘杨氏族谱记载，杨万里族叔杨承祖，系杨存裔孙，宋初迁徙湖南攸县，为攸县杨氏支祖，杨万里有《送奔医时亭往攸县省觐》一诗，诗曰“雪恰来时子恰行，白云飞边双眼明。阿母几年不相见，阿兄唤渠来作伴。探囊半粒黄金丹，湘南小儿开病颜。江西两奔留不住，并被湘南夺将来。”诗中与攸县亲朋的情谊跃然纸上。那么，杨万里在吉水家居时，完全可以抽暇来攸县寻亲访友，途中夜宿店家，是有可能的事情。

杨万里不但与攸县渊源深厚，还到过攸县周边的安仁和醴陵，有诗《舟过安仁》与《至醴陵》为证，再联系其与攸县的渊源，夜宿新市徐公店的理由也就站得住脚了。

新市徐公店今昔

年的闹市已让高楼新房所取代，不变的只有那依旧狭窄的街道，在一些未被水泥硬化的道路上，青石板路面依旧清晰可辨。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虽然当年繁华的新市集市已知“飞入菜花的黄蝶”一样无处寻，但诗中留给我们的田园美景却一直令人向往。

诗人已远去，诗歌唱千古。诗中吟诵的美好，亦有人将之再现。在新市镇的新联村，一个曲折连漪、漱泉流石、青瓦白墙、翘角飞檐的徐公店让今天的人们再次有机会与杨万里



新市镇上，一些未被水泥硬化的道路上，青石板路面依旧清晰可辨。

即指出教育部直接组织编写的教材。在2019年的“部编本”小学语文教材中，杨万里的这首《宿新市徐公店》诗题中的“新市”，在注释中明确写为“现今湖南省攸县北”，这也意味着，争论数十年的“新市”的明确地点，终于在教育部专家的论证下统一，往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在吟诵《宿新市徐公店》时知道，诗题中的新市便是指攸县北部的这个小乡镇。

更重要的是，新市位于攸水中段，曾是攸水百里航道的一个重要码头，沿江而上便可到攸水上游，而攸水又发源于江西莲花县的六市乡，与杨万里的老家吉水仅数十公里之遥，若当年杨万里来攸县寻亲访友，可至六市雇船，顺流直下，直达新市水运码头，再是方便不过。除此之外，从《宿新市徐公店》一诗的意境看，也恰好是描写攸县村镇的野趣生活——疏篱曲径，新绿将阴，蝴蝶翩跹，童稚嬉戏，末句中的菜花正是我们日常所食用的芥菜的花，也与攸县的种植习惯相吻合。

湖南作协会员陈安国说，教育部在编教材的时候，咨询了很多专家，查阅了杨万里的人生轨迹和宦游行踪，最终他们将诗中的新市定位在攸县。

进行时空对话，这是由当地政府联合地方企业投资建设的特色休闲农业旅游观光园，是攸县首个田园综合体项目。株洲新市徐公店生态旅游公司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得知部编教材将杨万里诗中的地名新市注释为湖南攸县北之后，公司正在深挖相关的文化素材，以此为基础打造的杨万里文化园也在紧急建设中，预计明年向社会开放。

无论是现在的新市，还是诗中的新市；无论是当时的杨万里，还是今日的徐公店，所有的一切都为了一份自然的美好和悠然的心境。



新市街上的老建筑，曾经是中共地下党、农会、工会活动的场所。

远去的风流

——新市老街点滴印象记

刘铁建

窄。车子难得开进，也难得开出来。以前车水马龙的地方，如今也只一条步行街了，顶多有几辆摩托晃过。

弯。不是括弧一样的大弯，是左扭一点右摆一下的小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可以如何来就如何来，任性随便得很。

逼仄。上午东边的日头照不进来，下午西边的日头照不进来，中午的日头似乎被饿极的街面墙面抢着吞噬掉，落进看不见的肚子里去了。走进去，感觉没有街，只是两边人家屋檐下的阶基。好在大多并无阶基，只有门口宽不过一米的一级台阶。那屋檐檐根本不讲客气，凭空罩下来，遮天蔽日；又不讲规矩，翘的翘，弯的弯，伸的伸，缩的缩，都犯个人主义，还为此得意。楼上的人，各自用力伸出手去，相握也不是件太费力的事。即将进门的人，若想放个屁，得憋着，赶快进去，不然，对面门口的人会骂缺德，响声不算，臭气喷到家里厅堂上室去了。

老旧。以前，街面是条状的麻石铺就。这些麻石，要是同薄同厚也就说得过去，从头至尾都是此厚彼薄。愈薄的地方愈滑溜，雨天的积水老是不得干，总像小孩子尿的尿液盛在那凹陷的槽里；厚的地方就凸出来，好像专门替依附着的苔藓所准备的。或许人们以为陈腐丑陋得有些过分，便脚一踩，说，筑了！便换成水泥街面了。走在上面，不管日夜里，舒爽多了，从容多了，殊不知，近两千年的风雨和年纪，从此凝固封闭埋设在坚硬的水泥里！墙也有新老，新的不多，与老的混一起，似有过强的表现欲，反被数量占优势的旧墙奚落、挤压以至凌辱。老的有多老呢？谁说说得清？据载，攸县在三国时期就处处有人烟，那新市这地方，是攸县中部的鱼米之乡，应是烟火最盛的了。过于老迈的，由于主人的无情抛弃，就扛不住了，瘪陷了塌下来，最后不能坚持的那刻所表露的那点羞赧，是完全可以看到眼里的。还有那些门窗，新的渐渐多起来，本是好事，却反而把整个街道往老旧里整去。新的多，反而让人觉得愈老，怎么回事呢？

这些，就是人们遗忘、冷落，从其身傍昂然而过并不多给予一瞥的原因？其实，它就在镇区所在的那些山岭山地的下面，去

镇上，不过咫尺。东面，攸水淼淼，大桥横卧，连接S315和106国道的那条公路从它身边经过；西面，良田千顷，阡陌纵横，如何看，都是一块风水宝地。多少年前，做梦都不会梦到今日的宁静与落寞。

是，20世纪70年代初，新市老街还繁盛如从前。街两边全是店铺门面，凡农村所有的店面都不稀缺，凡店面所需的人气都攒满。茶楼酒肆点缀其间，处处弥漫的是全不同于别处的有温度和富于人情味的商贾气息。每月固定的逢集的日子，上街，中街，下街，挤满了从四乡八方赶过来的老幼男女，满心期待的人，奔往老街如同奔往一个圣地。出手的换成了票子，要买的放到篮子、担子，想吃点什么，随心所欲。还有大戏看，中街的中心有个大坪，台子搭在土地庙对面。清亮的溪水在坪边淙淙流过，年轻的姑娘辫子粗长，晃一下，那红扑扑的笑脸就扭过去了，年轻媳妇齐耳短发里别过一张羞涩的俏脸……下街尾处有攸水拐过的一个水湾，是个天然河港，码头坚固宽敞，装卸工整日忙碌，卸下的布匹、盐巴、日用品及煤炭石灰，装上去的是粮食、棉花、牲畜，货船拥挤挨挨，桅杆高矗，上、下游的河面白帆直挂……

这样繁盛的场面怕是一定要追溯到一两千多年前，因为那时候攸县的史卷就十分热闹地展开了。八百多年前大诗人杨万里来到新市老街的时候，新市老街就已经名副其实了，已经老得很有质地很有韵味很有气质很很富足了。不然，怎么会有《宿新市徐公店二首》？怎么会有“春光都在柳梢头，拣折长条插酒楼。便作在家寒食看，村歌社舞更风流”和“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绿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这样的句子？

南宋时期的新市老街便是那样的风流和宜居啊。

直至20世纪70年代的中后期，水路渐枯，陆路日盛，新市镇中心西移，新市老街才日渐“冷”下来。是形式上的面子上的冷，绝不是心里的骨子里的冷。站在远处，望着老街那鳞次栉比蔚然壮观的样子，就清楚了这点。

我记忆中的新市老街

颜家连

我出生在湘东地区攸河新市段的打鼓堆。河对岸是闻名遐迩的新市老街。说她有名，主要是有名土特产——新市大花片；有从广州来这里经商的贾户；有江西老表开的大中药铺；有远近闻名的俄罗斯东正教堂；有文化古迹——徐公店……

我记忆中的新市老街全长约1公里路左右，成“s”型由北向南穿过，2米宽左右的街道全是由天然花岗岩麻石铺就的，两边临街面的商铺是用活动木板做成的店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条老街非常繁华，是湘东地区小有名气的名镇。它的兴旺得益于老街前后水、陆两条运输线——攸水从罗霄山脉发源，经新市老街前汇入洙水，再绕攸县县城流入湘江；106国道就在老街后约1.5公里处穿过，南可抵茶陵、炎陵，北能至醴陵、长沙。水道、小街、公路成“川”字型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这里得天独厚的经商条件，在交通十分不发达、经济十分落后的年代这里确是经商的好去处。

这条老街是小农经济时代的一个小小的社会缩影。街上的五金、百货、照相、医疗、米油酱醋盐小店及邮电、银行等铺面应有尽有，小街中段有座架于溪流之上的小拱石桥，可通向每月6次赶集的大墟场，墟场上有一个大舞台，几乎每天晚上都有街道花鼓、湘剧团演出的地方古戏或由县电影队放映的电影，舞台右侧不远便是闻名湘东地区的俄罗斯东正教堂。距老街墟场不远的新市河畔还有一木帆船造船厂。河两岸居住着祖宗世代靠水上运输业营生的船工，后来他们都成了攸县航运局（航运公司）的主要骨干或职员，还有一个当时在攸县规模较大之一的农具加工厂……

这里，每天天刚拂晓至夜幕降临，那叮叮咚咚的打铁声，哆哆哆的造船声，咿咿呀呀的织布机声，小卖小贩的吆喝声，耍猴卖打和说书的杂七杂八声，天主教堂的钟声……犹如一支交响乐曲，搅得周围农民既羡慕又嫉妒。那时，老街周围农村孩子的父母们大都有一个奢望：让孩子们努力读书，争取将来像老街上的居民那样“农转非”吃上商品粮。这些人不要像农民那样一年365天，天天“面对田土背朝天”地熬酷暑、挨风霜、遭雨淋的艰辛劳作，只凭着红本到粮店就可以买到雪白的“熟米”——即用机器碾去糙米皮的白米。这些生意人中有从其它省来的，其中广州来的居多，老板们一般都有大、小老婆。我老街上的同学中就有一位有着两个“妈妈”，还有一位同学的父亲是俄罗斯人。那时的农村姑娘若能嫁到“街上”（农民对新市老街的昵称）做媳妇，简直是光了“宗”耀了“祖”，惹来许多人的啧啧赞叹声。

新市老街如同一个人的命运一样，也

历经了许多坎坎坷坷。新市老街对面对有一条常年奔腾不息的大河——新市河。大河对岸的农民如果要到“街上”买东西或逛商场，必须经过一条用木头架成连接两岸的木桥。这条木桥是由4根木料拼成，桥面则由12块桥板一个接一个地拼接而成，行人从上面经过，像担挑歌似的一步三摇，桥面上下发出吱吱吱的响声。初来乍到的人瞧见，着实有点望而生畏。尤其是桥两边又没有护栏，河对岸的人要想去趟新市老街没有一定的胆量是无法过去的。

上世纪60年代初，在县委、县政府的关心重视下，这条“危机重重”的木板桥被拆除，原址重建了一座石头水泥结构新桥。大桥竣工不久，有位中央首长带着一条溜小轿车车队从大桥上经过来到当时闻名湘潭地区的“红光”大队（即现在的打鼓堆），参观这里的农民夜校和观看该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据说这位中央首长返回再经过新市大桥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使出大拇指赞赏：农村能建成这样高质量的大桥了不起，人民真伟大。这也许是这座大桥所见证的唯一的大人物了。可惜的是，当时决策者们中间不知是谁瞎指挥，出了个“挖东墙补西墙”的馊主意，竟把新市老街街道上的花岗岩麻石条全部挖走用来铺设新市大桥的桥面。从此，这条整洁漂亮的繁华老街弄得面目全非，破烂不堪。天晴尘土飞扬，下雨流水哗哗，加之又正处在“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时期，使得这个湘东地区有名的小镇失去了往日的丰姿。

1971年我从部队回家探亲，经过这条老街见到上述情景，过去的良好印象被眼前的现实撕碎了，心中像打翻了的五味瓶，说不出是个啥滋味。站在这座大桥上，使我联想浮翩……

一眨眼又过去了好多年，一位老同学写信告诉我，在一位热心的县级退休老干部的倡导下，街道居民全力支持，千方百计筹措资金，这条污水四溢、破烂萧条的新市老街终于旧貌换新颜，已经全部筑上了水泥路面，堵塞的下水道也已疏通，重新获得了新生。

但是，尽管新市老街现在一幢幢高档次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大楼鳞次栉比地拔地而起，可我觉得，还是比不过我小时候记忆中的那条老街，因为它失去了往日古镇古色古香的韵味，也不见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尤其是摧毁了俄罗斯东正教堂高耸的天主教堂，似乎让这条颇具中国南方古老特色小镇的风貌而淡然失色。我想，倘若这条新市老街现在仍能保持当年原貌的话，也许今天的文物部门正在忙于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哩！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yzhy83@163.com